

【城市微旅】

一汪白泉

□周蓬桦

我要说的白泉,位于历城区鲍山街道纸房村北,古称白野河,又称白泉河,金《名泉碑》称白泉。明《七十二泉诗》、清《七十二泉记》、当代济南新七十二名泉亦收录。清乾隆《历城县志卷九·山水考四》载:“白泉出纸房庄北,方十亩,中有大泉,间数刻一发,声如隐雷。多涌白沙,故名。”为坝子河之源,北流经遥墙河入黄河。水质优且量丰,素有鱼米之利。

清明前夕,芒鞋引路,雨后湿土清香,慕名寻访,在杨树湾畔,喜鹊窝下,得见白泉真容。

这是一脉自然喷涌的甘泉,泉眼上布满细小的白沙。白泉周围聚有许多小泉,因此亦被人誉为“百泉”,遥想当年,这里是好大一片湿地,水美土肥。当地乡民得益于这汪白泉,餐桌上鱼虾不断,顺利度过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饥荒年月。

一汪白泉,喂养了一个人生命中的诗意,从童年贯穿整个中年直至一生。我的文友是一位新媒体记者,还是一位诗人。那天见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考察白泉的现场照片,跟帖留言道:“这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,纸房村就是我的故乡!”这让我感慨世界太小,网络时代的信息畅通几乎没有死角。她出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整个童年恰在白泉没有遭受破坏的原生态时间段度过。回到淄博的第二天,我约了几位文友小聚,她在其中,这让我从一个亲历者的口中了解有关白泉的过往。

她从一个堆我收集的资料中认真翻检,最后指定一张照片说:“对,我小时候的家乡就是这个样子!”我仔细端详这张旧照,立即惊讶地张大了嘴巴。白泉当年的美,令人吃惊。我飞快地检索游走过的记忆,最终停留在一片江南水乡的模样。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宋代词人赵师侠的诗句:天共水,水远与天连。水净水平寒月漾,水光月色两相兼。月映水中天。

她告诉我,因为有了日夜不枯竭的白泉水,自己的家乡才有了一望无际的水稻,有了人们赤脚插秧的黄昏剪影;有了童年餐桌上的香木桶,桶里装满了香喷喷的白米饭,也有了端午节荷叶包就的香米粽。长大远行,也就有了绵绵乡愁。

夏天,雨水一场接一场地下,整个村子都是白汪汪的水,蛙鸣四起,脚下是干干净净的石板路,天一放晴,哥哥们带着一群小伙伴去白泉河里捕捉鱼虾,一网撒下去,便会捞到半篓子活蹦乱跳的鲤鱼。还有螃蟹和黄鳝。中午,家家的烟囱里冒出炊烟,乡亲们习惯在街上晒美食,那是一盆盆鲜美的鱼汤。

在路面滚烫的夏天,白泉周围的村子却是风凉干爽的,一点也不闷热,白天人们到泉水里劳作,傍晚人们在白泉边的大枫树下乘凉。手摇芭蕉扇子,头顶一轮月光,听一夜泉水响。

夏天的白泉里生长着数不清的野植物,比如荸荠,也就是马蹄,扁圆形,红褐色,样子像红山楂,多生长在白泉边、水田等积水少的泥土里。荸荠肉白汁多,味道甘甜,医学上有生津止渴、清肺化痰之功效,生熟皆可食用。而白泉的荸荠,因得益于泉水,又纯属野生,有着“地下雪梨”的美誉。写到这里,忽然想起一件往事——2009年5月,彼时我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就读,一天中午散文家周晓枫约我吃饭,位置在长虹桥文艺报社附近一家南方人开的餐馆,周晓枫女士在电话中说“那家店,就是马蹄水特别好喝”。那一天,我们点了一桌子菜,南方菜不比北方菜量大,几筷子就光盘了,那道马蹄水是最后上来的,其味觉冲击让我在几秒钟内返回幼童。后来,我又约几位同学去品尝了一次。

“在白泉的浅水中,还生长着一种叫做‘菰’的水生植物,它叶如蒲草,根系发达,其嫩茎,特别是靠近根部的那一段,白润甜翠,口感好,无论是生吃、做菜、包水饺,都不亚于陆地上的其他菜品,当地人称之为‘茭白’”——看到这段资料,我的脑海突然亮了一下,印象中在《海子传记》里读到过有关茭白的叙述片断,急忙翻开书页,果然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:“穿过一条香樟树丛里的乡村马路,在一湾池塘边,海子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——他一度赤脚在田野里玩耍,偷吃邻居地里的茭白,像只耗子”。

至于“菰”,其实应该叫做茨菰,在南方水乡也叫“慈姑”。形状如蒜头,似水仙,可做红烧肉、煎慈姑饼等等,皆是人间美味。后来,我在小说家苏童那里找到了佐证——他创作的短篇小说《茨菰》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,小说中有对于茨菰这种水生植物的详细描述:

巩爱华的奶奶也在厨房里刮茨菰。我姐姐说她一眼认出那是来自顾庄的茨菰,胖胖的,圆圆的,尾巴是粉红色的。看见顾庄的茨菰就看见了顾庄来的人。

当然,茭白和茨菰是两种植物,但应该系同一科属尔。秋后,老人们把吃不完的小白虾做成虾酱,一辈辈传下来,成了当地美食特产,在十里八村,口口相传。只要外村人来纸房走亲戚,竹篮子里的还礼,必有两罐子虾酱,再加上几条咸鱼。白泉虾酱以小草虾为原料,要选霜降过后的肥虾才行,秘制辅料用花椒水调和,适当加上新鲜的辣椒,将虾肉和辅料搅均匀后置入食坛,用细绳子扎牢盖口,再糊上厚厚的泥巴,烧三炷香,趁夜色浓郁放在仓房里——据说这样会让神灵参与虾酱的酿造,味道便格外鲜美。数月后,香气扑鼻的虾酱便可端上餐桌了,那一顿饭,人们必定会开一瓶老酒,就着大葱,蒸一锅黑米窝头,这样的吃法对路。

由于当时物质贫乏,村里人家多半不舍得立即在秋天食用虾酱,因为秋天瓜果丰盛,各种蔬菜品种也多,虾酱是冬天冷日子里的舌尖享受。

大雪纷飞,寒风吹彻,红泥火炉下是亲人的目光。那一刻,温上一壶热酒,切上几片卤肉,一瓮虾酱被揭开封口。



寻访老商埠

沿着经二路自西向东行,穿过经二纬十二路口,就可以看到小商品、书籍、服装、饰品、食品等商铺林立,人头攒动的景象。这个地方叫做西市场,顾名思义,就是地处济南商埠区西段的一个市场,自1928年开业至今,这里一直都是商埠区的商业地标,今天笔者就为大家讲讲西市场的故事。

商埠区五大市场之西市场

□本报记者

朱文龙

实习生

毕杨

>> 西城第一家综合市场

现在的西市场区域,早先是一片坟地。那时候,这边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名字,因靠近北大槐树,所以大家也把这片区域唤作北大槐树。

北大槐树也是片坟地。不过,虽说是坟地,这里却孕育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市场——“鬼市”。鬼市,是专门在凌晨进行交易的市场。之所以称这种市场为“鬼市”,一是因为市场上假东西、来路不明的东西、非法的东西多;二是其天黑前开市,热闹非凡,东边稍微一擦亮就像风一样散了,像鬼一般来无影去无踪。济南的“鬼市”很多,但最有名的还是北大槐树,因为这里是坟地,没人来管,也没人敢管。

改变西市场片区命运的,是津浦铁路的开通。

据《槐荫区志》记载,初期的济南商埠从纬一路(馆驿街西口)往西至北大槐树,胶济铁路以南,经七路(原长清大道)以北,占地约4000余亩。随后建成的津浦铁路从北大



>> “龙头”下热闹非凡

据说,新成立的西市场风水特别好。《槐荫区志》记载:“明代前,自现南大槐树东首向北穿中大槐树东街,经二路,至北大槐树西首,有一土石岗,南高北低,蜿蜒起伏,貌似长龙,岗上植树,抵御风沙。南大槐树一带,人烟兴旺,故名盘龙庄。”也就是说,西市场的位置就在盘龙庄的龙头之下。

不知道风水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,但西市场开张后生意果然兴隆。

西市场开业后,鲁西各县、郊区客商以及全国各地经商者纷纷来此开店经商、落脚营生。当时,独开门头的店面有百余家,主要经营广货、鞋帽、细布、饭馆、卷烟、图书及其他日用百货,也有茶馆、戏院、饭店等休闲场所。

老济南台先生出生在西市场片区,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是这样描述西市场的:“西市场的南门直通经二路纬十路,两边是

槐树庄北部穿过,打通了商埠区与外界联系的通道,使得北大槐树片区真正地融合在商埠区之内。

从这时起,北大槐树一带得到了开发,鬼市被取缔后,这里逐渐发展成大批个体摊点的主要集聚地,当时多是一些露天经营、早设晚撤的小商小贩,同时还建成了“同乐”“玉生”两个小戏院。

后来,两个商人经过实地考察,决定在这里建立市场。

这两个人一个叫刘晋卿,来自历城仲官,另一个是李九龄,他是刘晋卿的把兄弟。两人觉得此地铁路货运发达、人流旺盛,于是在经二路纬十一路租下了九亩土地。李九龄在这里盖了三排东西走向的平房180间,用以招徕各家商号和小贩在此经营,坐地收租。

就这样,1928年9月,西市场成立了。当时西市场是济南市西部第一处综合市场。为了庆祝市场开业,两位商人还专门请来了木偶戏班助兴,一时间热闹非凡。

比较正规的店铺,大都是卖鞋的、卖布的、卖药的、卖衣服的和后来建成的新华书店等。”

由于这些商铺物美价廉、服务周到,一批具有较大影响的商家脱颖而出,逐渐成为济南西部商界的佼佼者。比如阜成信的棉花生意壮大后,向其他行业投资,在各地广置房产。阜成信还经营了南京面粉厂、仁丰纱厂等商号的股份,创始人王协三光房产就有千余间,可谓棉花行里的“大宅门”。

一间楼则主要经营各类针线、纽扣、小百货以及假胡须、披带、穗子等戏曲演员所需要的行头,品种齐全,质量过硬,至今,经二路上依然可以找到一间楼的老字号。

泰丰园饭店则是济南西部餐饮老大,来自长清、平阴的顾客一般都要在泰丰园吃上一顿,才算是进了一趟济南城。

>> 难以忘却的济南皮影戏

在台先生关于西市场的回忆文章中,他多次提到了民生戏院,尤其对这座戏院中上演的皮影戏赞不绝口:“皮影戏老前辈李兴时‘主挑’的皮影,那真是娴熟的技艺、诙谐的唱词加上略带沙哑的嗓音,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戏迷。”

皮影是一种用驴皮或牛皮平面镞镂的人物、动物或其他造型的艺术品,经光照射投影在幕布上,加以配说、配唱、配乐,就是皮影戏。

据传说,发明皮影戏的是山东人少翁,他是汉武帝时期的人物。因为发现汉武帝过于思念死去的嫔妃李夫人,他就仿照李夫人的外形剪制了一个皮影,使得汉武帝可以再睹爱妃的风姿。

济南皮影戏一向保持着纯朴奔放的民间艺术特色,人物脸谱、衣着服饰造型生动

形象、夸张幽默。其雕工之流畅,着色之艳丽以及通体别透和四肢灵活的制作效果,令人赏心悦目,爱不释手。

台先生所说的李兴时,其实是“李家皮影戏”的第三代传人。济南皮影戏是邹县人李克鳌在1915年带入济南的,李克鳌是第一代传人,他儿子李福增是第二代传人。

西市场,一直是“李家皮影戏”的大本营。不仅仅是李兴时,还有他父亲李福增的高足李兴堂都在西市场唱过皮影戏。

李兴堂出师后的第一台戏是在济南西市场里唱的,博得了满堂彩,从此,能容纳200多人的场子场场爆满。而他的师父李福增则在大观园演出。由于师徒二人的皮影戏都很精彩,热衷于皮影戏的观众常常往来于两个场子之间,成为当时一大盛况。